

容

宋

齋

洪邁著

隨

筆

第八冊

進步書
局校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容齋四筆卷第九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希始搗據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將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為博聞強識。然閱其論也。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呂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祿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為正司空。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後。既為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紫遷。只是超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為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是辨之說。其二云。文潞公既為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潞公怏怏。諸公欲為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之意。正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為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劄子。令權去之。紫路公本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守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為平章軍國重事。故擊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舊稱。當時有言於制詞。內除

去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轉為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為叙。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工書非也。宰相為侍郎者升三曹為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遷尚書。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為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為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為集賢相位第三。其名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漢鄧騭始為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名。周隋又增上字為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

昇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加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曰。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辦此。疑好事者為之。然正可為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牒膠牙錫。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錫。荆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

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修茅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婪尾。蓋以藍婪為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唼。出於侯白酒肆。謂酒巡匝未坐者。連飲三盃為藍尾。蓋未坐速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唼為貪婪之意。或謂唼為凜。如鐵人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為酒之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啟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啟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鷄演義亦引其說。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起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踰歲。又起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起轉其五。畧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起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刑也。下云：又起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起轉其五云。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為柎。竹為王篋。萑為翹。翹之章是矣。顏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代越書曰。輿輻而踰領。服虔曰。輻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絕水曰輻。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輻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龍水蟲之害。張說近之。二說皆為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願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願北人不知行船。瓚說是也。予謂項音輻字是也。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為未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帳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間設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

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攬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設合於此。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於商於六百里。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詐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不過十餘歲。為此者必冉也。後冉為范雎所間。而廢逐。司馬公以為冉拔立昭王。除其災害。使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疆大者。魏冉之功也。蓋公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滹池。處心積慮。亦與詐楚同。賴藺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為

秦一時之功。而貽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罪誠大矣。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倡竟為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為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抗倖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廵內。若范仲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為所侵。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惟唐貞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尤為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為參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洪氏姓。此也。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

和四年嘗跋朝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筆矣。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逾十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假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宣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為諛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為子孫戒。張說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為二張所譏。幾於隕命。此但形於語言之間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汲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竅東平誅。新唐書劾之云。三宰嘯凶。杜奪辰。林甫將着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感。崔柳倒。

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做舟篇云越子滕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息白公勵劔子西嘸李園養士春申易亦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尺書語言浸涉奇獮雖有賢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安自言所在必求新異之名守贛時屬縣興國宰詒書云潞水有驅策乞疏下潞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不足以為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為縣丞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補涉筆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為可笑初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頹靡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後公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拮据得坐嘯道院誠為至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為詞獨創見來緘如此益覺其與它異也此兩者皆狃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著于人殆不可復正在易象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為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

訟卦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以健字為絕句乃及於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隨卦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升而動剛柔皆應恆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為句絕而童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隨二字尚為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萬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獨不罵於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據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為乾之所於故持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為衍三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今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顧師古云今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為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為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台禽獸簿不能對虎園魯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

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哀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徐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益謂李繁。時為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為收書。而未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日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為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媚生子遺報云。今日已時得一子。更不知為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曆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為姻賓憇息地。推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

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
更衣顏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容齋四筆卷第十七則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為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緇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為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為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平趙禮詣雜治病門人齋過所。詣洛陽。責禮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好符法。客遊華陰。得二奴。曰德兒。歸竇。謹愿可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竇負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故哀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護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

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戎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驅馬數匹，若為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推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直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為善本。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僱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晏道子始見張僧繇書曰：浪得名耳，己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庾

長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
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
翼俱為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卻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
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啟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復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
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眾不情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濤
行之自若一年之後眾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此語今
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
啟崔諒史曜陳準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眾所稱諒尤質立少華可以崇
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多臣以為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
可以概見然所啟三人後亦無聞既云皆眾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為識者稱許
以為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所錄者臨江
本也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丕行年雜紀云昇王受恩命丕是時為將作少監亦投賀狀王降回書簽于啟頭繼為皇太子三司判官並通勝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貴出傳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訖百官班賀又赴東宮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致詞訖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叙謝一時之儀如此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物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麻溫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楊侃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植十六日實翰林學士錢惟演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己李行簡覆考開封舉人為落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植依舊其餘覆落升卻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官並降差遣任布鄧州徐奭洪州楊侃江州丁度齊州並監稅此事見於錢丕雜紀用五侍從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予茶數十片。其狀如手。名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因特以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爾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交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亦頗有之。其狀畧如巖峯也。

閩俗說秘殺人

姦凶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猜慮。果於殺人。然揆之以法。蓋有勅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當原情定罪。必致其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鋸屈。逼之使飲。欲其粘著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疫渴之疾。或炒沙鑄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薦束體。布裹卵石。痛加毆箠。而外無痕傷。或按察肩背。使皮膚寬緩。乃使針刺人肩背。不可復出。或以小鈎鈎載於鰓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鑽五藏。久而必死。凡此眾者。類非一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得。而見情犯巨。虛功意惡。而法所不言。頗度魯子為轉運。使嘗揭榜禁約。予守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吳楚間士大夫

宦游於彼者不可不察。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歷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報聘契丹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翰林學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復為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時命詞給告及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議郎舊為正言中書舍人舊知制誥而為太中大夫舊為諫議資政殿學士也。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孚旣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道先準詔旨許行墨勅投管內諸州有功刺史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太守兼揚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準詔旨許行墨勅獎勸功勳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奇絕早挹英風靈跡屢彰神聽不昧夫寵贈之典非列藩宜為神功旣昭乃軍都顯請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云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使大夫裴押邑人以為裴休按縣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張

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法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起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錄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而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按元魏肅宗神龜二年。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書曰。商周以鄉塾貢士。而漢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

復修屬名行哉。洛陽令薛琰上書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人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乞令王公貴人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權賢能。當是自此一變。光庭及崔亮故智云。然後人罕有設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子為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為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為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為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為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為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為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為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為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為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為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為火。徵火生土。故丙辰為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為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為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為水。而五巳各從之。宮商角既然。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

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

五行化真

五行運化如甲己化真土之類若推求其義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己化真土乙庚之歲戊為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奇向庚寅去庚屬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說皆得之莆田鄭景實頃在館中見魏幾道談五行納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五更前上塔臣有宣卻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夜間化卻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要吾人宣讀後於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在前化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但或言其稱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人擬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王逸少為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頗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管轄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成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起。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益。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贊。標為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畧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欲使

題太極殿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韋仲將浚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為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爾况於他人乎

鄂州南樓磨崖

慶元元年鄂州修南樓剝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觀郡守吳琚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角即而諦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不若翻書天字唯存人脚不可復辨或以為符或以為化押邦人至標飾置神堂香火供奉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內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濶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行為九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揚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將軍吳居中記案揚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孝公紀年通譜書為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石亦為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明文也。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三宮徽稱冊寶。繼又進勅令玉牒寶錄。大臣遷扶于再于三。蓋自崇寧至於紹熙。未之有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冊寶。賞由正議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光祿。三年二月用提舉玉牒寶錄院及禮儀使賞。有旨三項各轉兩官。辭之。至四五。詔減為四官。其單回授其二。遂轉金紫。四月之間。陟五華資。仍回授三帙。在法宰執轉官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邁記瀋熙十四年。王左相進玉牒并充國史禮儀使。梁右相進四朝史。傳國朝會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所謂各者。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為三者各兩官。已係特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共為兩官。復辭之。詔許回授。又辭。但令加恩。亦辭。適已罷相。在經筵。訖於分毫。不受。唯王公獨加恩。今日之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故實。徑準昔年中旨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無說可免。惜乎東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的故事。以成其美。邁頃居翰苑。答王梁諸詔。嘗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牟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為國。司農遂粥天下祠廟。官既得錢。聽民為買。祠廟中慢悔穢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閔伯微子兩廟。一歲所得。不過七八十。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曰。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正閔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始為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乎。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昭陵喬木。剪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培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為不可。况至為淺鮮者哉。願紕創議之人。而一切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二者可謂前古未有。一日萬幾。益無由盡知之也。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益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鈎加。銅螭逐銀猊。壓屋

鶯蟠擊洞戶鎖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落鸞額金窠斜美人卻扇坐羞落履下
花間弄玉指環輕水按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
以贈所愛結驩期無涯其語意采入騷人閭域又有昭王君三絕句云絕豔生殊域
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
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
無已也

譏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為至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
大義而削異論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
王氏之意直以壽之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遷
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
然其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故因遷之舊別為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
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為淺近不學賤之已其後之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貞觀五年以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悅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所進予案李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陁戰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遂殺須陁常何之名蓋見於此唐史亦采於劉仁軌行年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脫變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年河洛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葭葦合荒村葵藿深吽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洛既未平漢道將何冀莫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鈎考簿書為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

彥為光祿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是王定國舊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府太守寺公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持此一事也

溫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舊史不載彥博字究皆同三溫兄弟也而兩人以大為名彥為字一以彥為名大為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有而博雅與傳同讀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思魯制中書舍人彥將行誥表為是然則惟彥博異耳故或以為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虞恭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啟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據此則三溫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攷之高宗太子弘為武后所醜追尊為孝敬皇帝廟曰義宗列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為昭文弘農縣改為恆農徐弘敏改為有功韋弘機但為機字含光本姓弘易為字曲阿弘氏易為洪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

作顏勤禮碑叙顏溫二家之盛。目思魯大雅。惡楚彥博。遁秦彥將。以雅為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在太學。以此為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見。彼蓋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曹和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合挑事皆非禮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鑾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僭偽諸國各有著撰。如偽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於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除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偽邦。商芸小說。談叢之類。俱是談詼小事。河南志外志。平剗錄之類。多是故吏竇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頌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

若提總凡一卷其所遺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雖陽事用張中丞傳准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碑婢等事用林思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鑿密記平龐助用彭門記亂討袁甫用平判錄記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歸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上天皇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釋大抵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米點句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公比再問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它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

政案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儲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議自宰臣至於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畧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矣冒搜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小翼者當陵軍之小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三尺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長五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為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宅亦鮮用之者

東坡誨葛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間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僑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

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制龜冠為獻公受之而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岫嶺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想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也嘗見其親筆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至用之於表啟中雖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為可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顛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為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

從震位上來。它皆倣此。只是定本。元非據實。起居注隨即修人顯。為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受人官。故張鷟為諺以譏之。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左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腕脫之諺。正為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職。非所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王不相見。寶曆中。瓊王府長

史裴簡求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推毀後。付莊宅使收管。遂為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見。王官為衆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乃詔賜延康坊宅。子因閱九經字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詔。沔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為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為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所成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為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見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採狀。有可彈者。即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少。遽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所短。風聞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惟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十月

轉。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抨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叙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迴別矣。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誦書九十字。乃得為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為訓注。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記偽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謂之石經。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畧。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載。晉問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篇。並以考正俗體。記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載於此。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為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於

木陰。加點者非。美从羊从犬。今从犬从火者非。匍字古者以車戰。故軍从勺下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从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者者非。揚州取輕揚之義。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乾有干度。二者為字一體。今俗分別作乾字音。度而乾音干者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奠从酋。从几。作奠者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訛。者訛者从旨。作老。下目者訛。漆。秦。黎。下並从水。相承省作水。今从小。从小者訛。洪冲。沉。涼。盜。並从水。作二者訛。饑。飢二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韭之加草。固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筍作笋。頰作髡。須加髟。或从水。秘从木。簡作簡。寶从尔。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魚。啟从又。及。弋。肇从文。微从去。麤作麤。蟲作虫。墮許規反。俗作墮。又以為隋。幡作幡。怪為恠。關為關。爻从夕。閒从日。功从力。茲合从二。玄。而作茲。升作升。輩从北。如从戶。姦為姦。蠱从毒。吝作吝。覓上加點。鄰作隣。牟从午。互作互。元从點。古从千。蓋作蓋。京作京。蚊从日。次从二。鼓从皮。潛諧。借从替。出作二。山。覺从興。游於以。方為才。皁為皂。曷為曷。匹為足。收為叔。敝作敝。臥从人。臣从人。而人為卜。改从戊。己之己。而以爲己。凡作允。允作允。館作館。覽作覽。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緜从衣。淫从缶。編作編。徽作徽。漾作漾。琴瑟之弦从系。輕

作輕。如是者皆非也。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頽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法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宗。尤叙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證。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殊為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生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樞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明年春。監修大內。闕宮容佐。取以為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閒。小憩籍清影。低聲啄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闕。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日入園。見地上馬糞。知為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

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翟德符沒於靖康。自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為持書之。頗意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馬永卿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為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稱府而不為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為崇慶府。劔州為隆慶府。恭州為重慶府。嘉州為嘉定府。秀州為嘉興府。英州為英德府。蜀劔既有崇慶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獨未然。故幕職官仍云某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不相稱。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耳。而司戶參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為可笑。頃在中都時。每為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檢舉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為左選侍郎。是時未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祖謂趙王如意類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而止。宣帝以維揚王欽此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數嗟嘆曰。真我子也。常有欲立為嗣。而因太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吳王恪英果類我。欲

以代難奴其後如意為呂母所戕恪為長孫無忌所害敘臨張博之事殆於不免此
三王行事無由表見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柔不斷權移於閹
寺漢業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為李氏福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
太宗蓋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知子矣彼明崇儼謂英王哲即
也貌類太宗張說謂太宗畫像雅類中王即肅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
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幸妾曹宮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
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於嬰孺之狀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滕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
而寢室未治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時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
濕雖任二十石之重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冊書東坡公歎其廉適為徐
守故為作記其畧曰至於宮室蓋有所受從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
日之費必倍而此年以來所在務為儉約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敬仄腐壞轉以相付
不敢擅以一椽此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士媚疾以惡之恭覽國吏開寶二

年二月詔曰。一日必葺首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墮壞。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頽毀。及傷工克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墮壞。及所增修。著以為籍。送相傳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廡。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不復留意。以興在植。僵為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指為妄。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視傾陋。逮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為姦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治廡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據以為說。案漢軼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為證。革之象曰。君子以治廡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僊孫頗留意廡學。云按唐一行大衍廡。日度議曰。顯帝廡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湯作殿廡。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廡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為

歲首得人統殿以丑為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為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曆及譜引革彖湯武革命文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顏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行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為曆甚明考其上句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

仕宦投疾

唐傅游藝以一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國朝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為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鞵黑犀帶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皆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圓繡文帶俗謂之笏頭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進躡得者則不然紹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

政樞鉅以緋。仲熊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絺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提疾矣。若李剛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聞。靖康元年正月四月。胡騎將至京城。綱以邊事求見宰執。奏事未退。綱語知閤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時宰執議欲奉鑾輿出符襄鄧。綱請固守。上曰。誰可將者。綱曰。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白時中乞以為禮部尚書。綱曰。亦只是侍從。即命除尚書右丞。綱曰。臣未正謝。猶衣綠。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為不經緋紫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詞臣益輕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之後。乃始為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時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

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先之叛。英公為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必斬。福竟為賊誘。沒于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祖宗用人

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員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政事。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遷琪刑書。遂並命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歲中至此。石熙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補闕今明奉即為兵部員外郎。請即樞密直學士。才七日。簽

樞院事四月拜給事中

今通譜大夫

為副樞十月遷刑部侍郎

今正

六年遷戶部尚書

今

諫

為使八年罷為右僕射

今特

從初至此五歲用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

為特進也當曰職名唯有密直多從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張齊賢王沔皆自補闕直

史館遷郎中充學士越半歲並遷諫議簽樞溫仲舒寇準皆自正言

今承

直館遷郎

中充職二年並為樞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職越三月同知密院錢

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館踰年擢知制誥二年除翰林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

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二矣恩白樂天洛中

九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遵年八十

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鄧州刺

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

事為宴集會蜀寇迫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豐者英所無也次年李公

即世此事竟不成蓋老康寧相與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造物豈亦吝此耶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為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為布衣。崔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為殊遷。非黜陟之義。若以均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其詞畧云。端拱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意擅吉人之美。綴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廡。四年。又罷。優如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其詞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啟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數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為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因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如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偽滋熾。唯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嘗致。法吏部長貳。廉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兒戲。抑又甚焉。議論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風如決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謗先集于厥身矣。開寶中。太子賓客邊光範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訥赴吏部銓。光範見其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授筆成六韻。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曰。非唯學詩。亦當留心詞賦。即試詩賦二首。數刻而就。甚嘉賞之。翌日擬授秘書省正字。今之世。寧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訪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鹽

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時為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為參知政事，予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予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相國而子煇孫損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哉。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蘄州，見南劍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取私鹽者，為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四嘗市得牛肉並家屬十二人，悉詣

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大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齊賢改為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登科六年為使者八年還朝由密學拜執政可謂迅用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為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閒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為知己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以為希真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絳趁梅窺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蜂墮公親書橐固存亦因張安圖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其

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昌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傲羲皇。淵明於五六月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數其精切云。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句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真諦譯云。如如不動恆有。正說應觀有為法。如暗翳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為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道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提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奘

本同。予案今人稱云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露電也。而此四譯乃知有几如大般若經第八會世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奘所譯同。

四蓮華之名

嗚鉢摩華。青蓮華也。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赤蓮華也。拘母陀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陀。紅蓮也。奔茶利華。亦云芬陀利。白蓮也。塔羅綿柳絮之類。即兜羅綿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帝。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咒經鳩維什所譯曰。竭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沙呵。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準。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

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黑後合為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是圓滿是明白半

月雙閏雙

十五夜為半月兩半月為一月三月為一時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雙月非閏雙也以五年再閏為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以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為一弓五百所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為銅上塵七銅上塵為水上塵七水上塵為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虱成一橫麥七橫麥為一指二十四指

為一册四附為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相皆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繼從叔紹昉。再入相。表其事。求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執政贈三代不同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為太子少師。在政事。遷左丞。一條轉一官又贈太子太師。罷為資政殿學士。又贈太師。中書令。為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宮師得太師中令。更為超越。它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謂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下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複如此可謂兄長本出聲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貞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為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有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為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宜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然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

先夏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卿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為石顯告非謗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宅張禹彭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堪孔光李尋韋賢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詡董仲舒眭孟貢禹疏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姓名及所師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眭孟上書言有從匹夫為天子宜求素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妖言惑眾伏誅案孟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寬饒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坐死考其所引亦不為無罪揚惲之報孫會宗書初無甚怨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張晏釋以為言朝廷荒亂百官諛諛可謂穿鑿而廷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子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蓋宣帝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汲黯輔少主守成武帝

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云。曾詛劉向談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問焉。隨筆記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高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侯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以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時有羅延吉者既知彭邠鋒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鄉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進知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既知戎緇二州而通判棟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為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滯訟。選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

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庭辯其辜。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持還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民甘紹者。為羣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將死。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鞘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殺之餘。賊渡江散走。被傷者尚有餘息。旁得所奔賊。按其姦狀。伏法。十四人皆得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不聞之。

榮王藏書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康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為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魂。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
峭。為名流推激。子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
桐又移翠陰。秦公益效之。似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時羣官有負宿譴者。率真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為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尚得頴州副使。臣之願也。上曰。朕自知卿無可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事。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否。遣知雜御史監議。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亦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措古。此輩固不可望卿。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事。妻極妬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上。上召見其妻。詰責。俾衛士交梓之。杖一百。配為忠靖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按問。又詣闕訴寃。遣二朝士鞠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寃甚。其子福應募為軍。因得見曰。臣非

欲隸軍。蓋家究求訴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真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貶。錫洎通判郭渭謫。謂海郢州團練副使。饒州卒妻訴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反辯。且夫引見。散秩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請。三司胥吏。而引對正殿。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冤。為貶胥吏。萬幾如見。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蓋未能盡云。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為給事中時。王繼先方以醫進。中旨以其壻。添監浙江稅務。錄黃過門下。居正封還。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訓云。卿等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練帛。隨大小効驗。以答其勞。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反不得酬謝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丞相退。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不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上語如前。而聲色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有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祿俸。果為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效。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

闕誠為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居正之直諫有守。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中恐不備載。故敬書之。邁頃聞之於張九成。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為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寶中。設官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止有利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監軍。監酒。權稅等十餘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不能足也。觀此二說。以今言之。何止於此。可為長太息哉。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避齋間覽梁灑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大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避齋之妾不待攻也。

太宗恤民

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持甚。致堯所言刻簿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加倍安撫。勿得騷擾。是事必已編入三朝寶訓中。此國史本傳所載也。

潘游洪沈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逐書刪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潘良能。李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祕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官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日入四同舍。而姓皆從水傍。嬉有一句願諸君為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

有能對者予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為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官文約揚繪元素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繪維縮綸綉為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鵠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音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蜻蛚也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既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但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員外郎亦自為兩等頗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為郎中於

是拜員外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則命詞給告。而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為員外候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天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開自大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即云郎中。與元旨相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郡有司較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為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潮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掌

相外無屈避。造并茂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異。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曰了不相謀云。

貞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採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貞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為官。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貞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貞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履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貞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採以舉行。念貞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直貞元朝士之餘。夔當涓

熙中雖為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為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則如何。乃為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雖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謝任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為階爾謝給事中云。知臣推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極陞侍從之班。為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合入城降詔獎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鄙救之無後。憐臣肺腑。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犀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借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階。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
夢得數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
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賈不聞善最思私忽降慶抃失容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丕膺寶祚光闡弘猷育漢武天人之姿稟周成獻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委用
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
宗尚文擢為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沐恩光三換符竹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
素蓄所長效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即以今月二
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奉宣皇風
慰彼黎庶久於其道翼使知方伏乞聖慈俯賜昭鑒首尾叙述皆與他人表不同
其夔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梓常稱誦之及為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
一表其詞云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
兢危三命滋共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申謝恭惟皇帝陛下
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牆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徧復明見萬里
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科稅

駕清華之地。瀛山抱繁。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污記注於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鈍。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十石之寄。未繇金華。郎還絀石室。書從珍臺。閒館之游。勸廣厦細梅之講。具拜學士。號召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三人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唐數奇。徒美侯於校尉。汲黯妄發。敢歎濟於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弟賢長城於李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益公。庶幾固結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語煩。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虛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為諱。政和後稍復為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真館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畫靜分韻賦詩。陳

得靜字。其詞曰：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居輒遠。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設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感。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具贈。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艇。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為擅場。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焉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抵荒唐謬悠。殊不能信。略考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皇帝間。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紫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往往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說。競為圖志。用心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抵括高夔守襄陽。命僚屬作一書。其叙歷代沿革云。在周為楚。鄧鄠諸國。據左傳。鄧乃鄧邑。後巴人伐楚。圍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為國。按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終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為異同若小相則趙清獻挺之張天覺商英鄭華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竇老溫益禹弼劉達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沒為崖異徽宗察京剛愎陰令狙伺其姦蓋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曰邊塞當擇人以紓憂顧奈何欲相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浸困因愛莫助之圖遂為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畫益判其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問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共皆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遂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相達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政地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

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上顏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凡此數端皆見於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啟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予官福州但為選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牋啟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愧鄒忠公為頴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龍節致語辭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心之前輩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為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啣旅食大槩具為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為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注聖錫為祕書少監母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字予畫寢於予與何誅眾未有言注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卻是一箇出處

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為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若孔武仲杜純各為一說逮蘇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一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歲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燂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十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為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圓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

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討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數隙中駒。石中大夢。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為相。以自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汎賞。如學校茶鹽錢幣保伍農田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空四方邊事御前內外諸司編勅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掖庭編澤行幸曲恩諸邑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椽花石等網祥瑞禮樂兩城所公田伎術伶優三山永橋明堂西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勝述。其曰應奉有勞。獻頌可采。職事修舉。持授特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職名礙格。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功人等。每事各為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若該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指揮臨時參酌。追奪事件。遂為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昏動造謗。浮議蜂起。無名子因改坡語云。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項。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不如歸去作箇閒人。

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至大字書寫。貼於內前牆上。邇者得之以聞。是時偽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論處搖惑人心。亟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為臺陳所攻。今章且叟奏彙中正載。彈疏竟去相位云。

尺八

唐盧肇為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造望漁舟。不盈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摭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回向。見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向。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持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為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二給事相攻

元祐中。王敏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為給事姚勗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為權觀察所疑沮而出。政和末。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第四廳給事方會論。為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同舍林夜省宿詩云。老大未甘退。雅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興諧言以為嘲諷。其後黼獨相。館職多遷。推朱唐官如故而和入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言於黼。以為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為鬧籃。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人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待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為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襄為延康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園南為述古殿學士。寶文閣待制蔡嶷。

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為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卽右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為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為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肇為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稟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孫鑿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陳曠並為顯謨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朝請郎洪彥昇並為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報天下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但居環衛。鳳翔王宴為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為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為左金吾上將軍。鳳翔王彥超為右金吾上將軍。定國白重贊為左千牛上將軍。保太楊廷璋為右千牛上將軍。靜難劉重進為羽林統軍。若符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節鉞。乃稽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為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楫以嚮

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忱以瀘川節度並為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復舉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己故只以除用為意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間實有疲僕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為民害臣欲皆與祠祿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任詔改知復州廣東提舉監事劉景改知南雄州時太常丞闕監左藏庫許子詔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諭使小緩子詔宛轉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靜江府議者私謂若如此則是廟堂而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擬宮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紹之出遂織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錄吳仁傑居職未久便欲求遷奏罷歸吏部注簽判亦此意也。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為相守正為梁冀所殺故椽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

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勢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帝上書，有帝欲不諱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遣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階上言，亦稱為李杜。靈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應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駭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躍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此蓋並論潑寒胡之戲。唐史附於宗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為要曲耍舞，如勃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歲陽歲名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疆圉，在戊曰蒼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

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唯太史公曆書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閹逢為烏逢。攝蒙為端蒙。赤旻為游兆。疆圉為疆梧。著雍為徒雍。屠維為祝犁。上章為高樓。重光為昭陽。玄默為橫艾。昭陽為尚章。大荒落為大芒落。協洽為汁洽。涒灘為汭漢。作噩為作鄂。閹茂為淹茂。大淵獻因敦更互。赤奮若乃為赤奪若。此蓋年紀久遠。傳寫或訛。不必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為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播。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正月為陳。二月為如。三月為宿。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旦。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考之典籍。唯麻書謂太初十月為畢。聚離騷云。攝提貞于孟軻。左氏傳十月曰良日。國語至于玄月。它未嘗稱引。郭景純注釋云。自歲陽至月名。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蓋不可強為之說。非若律書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字。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專取歲陽歲名以冠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用甲子至癸亥為明白。爾韓退之詩。歲在淵獻牽牛中。王介甫字說。

言疆圉自餘亦無說左傳所書歲在星紀而溢於玄枵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歲在
姬訾之口歲在及鶉火歲在顓帝之虛歲在豕韋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第紀之司
馬倬跋溫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歲在柔兆閹茂玄默執徐昭陽大淵獻謂丙戌
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為不然漢章不自為文殆是僚米強解事者
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為掌武司徒
為五教司空為空土侍中為大貂散騎常侍為小貂御史大夫為亞台為亞相為司
憲中丞為獨坐為中憲侍御史為端公南牀橫榻雜端又曰脫梨殿中為副端又曰
開口椒監察為合口椒諫議為大坡大諫補闕今司諫為中諫又曰補袞拾遺今言為

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為夕郎夕拜知制誥為三字起居郎為左螭舍人為右螭又
並為修注吏部郎書為大夫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大起吏
部郎為小選為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部為小儀為南省舍人今曰南宮刑部為
小秋祠部為冰栢廳比部為比盤又曰昆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曹諸部郎

通曰哀烏依烏太常卿為樂卿少卿為少常奉常光祿為饒卿鴻臚為客卿睡卿司
農為走卿大理為棘卿評事為延平將作監為大匠小監為少匠祕書監為大蓬小
監為少蓬左右司為都公太子庶子為宮祖宰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
丞郎為曹長御史拾遺為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曰少府少公少
仙此已見前筆

漢重蘇子卿

漢世侍士大夫少思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蓋以其奉使持節哀勸忠義也上官安謀反武子元與之有謀坐死武素與上官桀桑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羣臣定策功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劉德蘇武食邑張宴曰舊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駿彥故特令食邑帝聞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回來願因使者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後圖畫中興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蓋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留絕漠十五年能致顯仁皇太后音書蒙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歸國僅陞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寃謫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為痛哭者已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召侍詔數進見

復為典屬國。然則預定策時。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為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為之。不以為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孫李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己也。乃止之。此蓋後世所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為之。齊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才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有之。

兵家貴於備豫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循寇建康。以為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蕭衍鎮雍州。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

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行既起兵。出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魏攻之。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遺覆雖失所從。為畔渙之歸。然其事固可稱也。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城州。元豐四年。仍建為誠州。元祐二年。廢為渠陽軍。又廢為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為清州。始時渠陽縣為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永平。其風俗。曷與中州異。蠻首自稱曰官。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幘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加冠巾。餘皆椎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殺人者謂之能。婦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或竹為釵。其長尺有咫。通以班紬布為之。裳紀歲不以建寅為首。隨所處無常月。要約以木鐵為契。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率以刀斷其咽。視死所向。以上多至十百頭。凡昏姻。凡死弟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賄男家。否則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代易之。連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擊。長少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誣。則

虛者出物。謂之裹口。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有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箱也。借牛絲於鄰洞者。謂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則潰去。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財。備財物以和。謂之陪頭煖心。戰之日。觀者立其傍。和勸之官。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之上坡。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則震以金鼓而捉其一。過縱之逸。謂之起。敗者屈而歸之。掠其財而還其地。謂之入地。兵器有甲胃標牌弓弩。而刀之鐵尤良。弩則傳矢於弦。而偏架之謂之偏架弩。其利伴中土神臂弓。雖暑溼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隙必發。雖昔釁必報。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為士人者。隸於學。讐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桂陽之屬。搖民大畧如此。

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為出常調流輩。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為省官。謂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轉歸吏部。司馬溫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之。

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遷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於宣德宣慶諸使遷郡防國觀察其高者為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字來謁已轉出為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顯即後用賞故爾益亦寄資也

親王帶將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第五男支雍封賀王及友珪篡位以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士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也

郡縣用陰陽字

山南為陽水北為陽穀梁傳之語也若山北水南則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略叙於此山之南者如高陽華陽恆陽衡陽鎮陽岳陽嶧陽夏陽城陽陵陽岐陽首陽管陽咸陽櫟陽宜陽山陽屬河內郡大行在北廣陽辟陽河陽魯陽恭陽樅陽零陽平陽東陽韶陽柳陽揭陽弋陽屬汝南在西當陽青陽黔陽壽陽麻陽雲陽美陽復陽南陽復山之陽

曲陽

屬常山

下曲陽

屬在鹿

相陽

屬五原

原陽

屬雲中

水之北者馮翊之池陽頻陽郿陽沈陽

扶風之杜陽河東之大陽

大河之南

平陽

平河之陽

大原之晉陽汾陽及河陽洛陽滎陽偃陽

滑陽淮陽汝陽濟陽襄陽滄陽漁陽遼陽泗陽伊陽永陽徐陽潮陽澧陽灌陽沂陽

洮陽沔陽東郡之漢陽東武陽潁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汝陽鮑陽紉陽濯陽

溧陽新陽安陽博陽成陽南陽之育陽涇陽堵陽蔡陽筑陽棘陽比陽朝陽湖陽紅

陽江夏之西陽廬江之尋陽九江之曲陽濟陰之句陽

音鉤句

沛郡之穀陽

扶陽漂

陽魏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清陽涿郡之高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浮陽濟南之

般陽朝陽泰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海之膠陽東海之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

射陽蘭陽丹陽之丹陽陵陽溧陽豫章之鄱陽鄒陽桂陽之耒陽桂陽瀘陽武陵之

無陽辰陽酉陽零陽零陵之兆陽漢中之旬陽沔陽安陽犍為之江陽武陽漢陽金

城之枝陽天水之畧陽阿陽安定之涇陽彭陽北地之泥陽上郡之定陽鴈門之沃

陽劇陽上谷之沮陽漁陽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之夕陽聚陽蒼梧之封陽趙

國之易陽膠東之觀陽長沙之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之下必曰在某水

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五六十五至陰字則甚少蓋面勢在背自難立國邑耳山

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陰蒙陰鵠陰雕陰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潁陰汝陰舞陰
濟陰漢陰晉陰蒲陰相陰潞陰河陰湖陰江陰淮陰園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南陽
合陽被陽富陽屬本昌陽建陽屬東武陽之類尚多有之莫能知其為山為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先請留之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
與并州高幹通謀曹操選杜畿為太守固等使兵絕陝津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
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言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
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說道從鄆津渡固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
吾仰成而已比數十日請將斬固等首唐貞元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
勸代總軍務遂求旌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入上加泌觀
察使泌出潼關廊坊步騎三十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為宣以卻之疾驅而前
抱暉不使將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才出謁泌揖其攝事保城壁之功入城視事明日
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受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
入故旬汝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其子適為兵馬使欲為亂都虞

侯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為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僕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去城十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人仍委以軍政。久之。惟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安定。其智勇過人如此。唐吏猶譏晉為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晉柔仁多疑。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為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繁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初劉玄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募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備之。謂之懦弛。實為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即為軍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泌傳但云拜陝虢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殺惟西亡兵。於赴鎮事略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詆坡公

嚴有翼所著藝苑雜錄黃該治有識。蓋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

予嘗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謂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誤篇中。據其用五十本意為種蓮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為校尉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忝胡蘆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挾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蔥為薤。用校尉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紫圖索駮。規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皆非誅死為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云。盧橘是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滿贊以為信。陶隱居之言。以為昌陽。不曾詳讀本章。妄為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為誤用。爾雅如臯篇中。謂不向如臯。間射雉。與左傳杜注不合。其誤與江搃暫往如臯路之句同。荔枝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真荔枝。是持火山耳。此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為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白本言送酒。即無雪字。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歌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鼓吹為笙歌。正是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工新。乃以為出處。曾不帶芥。非草芥之芥。知白

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為老子只云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馬能收人心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願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希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弟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壽春。王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救基。敕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昭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心。上遵昭命。下拒眾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眾。曰：誰任其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

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引出斬之。此為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并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為之用。表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罪已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為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取蜀將帥不利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雋。將帥輒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鐘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揚再思

李嶠揚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為世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為給事中。來俊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為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治通鑑不載。神龍

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韋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